

西德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作用

——兼論美國現階段的全球戰略——

趙自元

前言

國際局勢的變幻，往往繫諸於世界上一、二大國對外政策的變更。但東西兩大集團的基本矛盾——專制與民主，奴役人民與尊重人權的矛盾是永遠不會得到妥協的。除非一方被另一方的勢力所迫，而走向放棄自己的制度和原則；否則，戰爭的危機在這兩集團之間就不可能避免。

雙方力量絕對的均衡是不可能達到的，因此也就造成了世界上不斷的局部戰爭與動盪。每當民主國家力量稍遜的時候，在那力量較為薄弱的環節上——如越南、高棉、泰國等，往往就成了共產專制集團的侵襲對象，進而構成局部戰爭等，因為領導民主集團的美國，並不是一個窮兵黷武的國家，它的目的僅是在領導民主和自由的國家作消極性的防堵侵略而已。如果共產專制國家一旦真正地遭遇到外來壓力之時，也就是他們走向崩潰之日。因為在共產專制國家的人民，他們早已厭棄那種專制的統治者而嚮往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祇是他們處身於高壓與祕密警察的控制之下，無法發生有組織的反抗力量而已。若有外來的巨大壓力——如戰爭等直接加於共產專制國家如蘇俄或中共，他們的內部勢必因對外戰爭而引起分離崩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希特勒驅使德軍，能於短短的期間之內，長驅直入蘇俄而到達亞歐二洲交界之處的原因，就是在此。設若當年納粹德國不暴露出他們的兇殘獸性，而採以盟軍後來對付戰敗後的德國人的方法，也許今日世界上早已沒有共產專制國家的存在？！

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解體，西德却能以解體後的一部分德國，在短短的卅年中興起與發展，而形成在當今世界事務中有舉足輕重之勢，實非當初支持西德建國的人士所能逆料。由於東德和西德擁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政體，也同時屬於兩個相互對立的集團，因此造成一般人士往往對西德發生觀念上的錯覺，以為西德是歐洲的反共堅強堡壘。實際上，這東西兩個德國都僅是在那裏設法謀取自己的統一，根本無所謂反共。美國現今全球戰略的重歐輕亞策略，也可能是在此種錯覺之下鑄成。

本文分析西德在當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作用，完全是以西德的政策為主體，從它在東西冷戰衝突中的運用與發展來研討，

以供參考。

壹 西德的建國過程與發展

(一) 西德的建國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我們要了解西德的政策，就必須先對西德的立國情形和它的基本國策加以了解，否則就很可能對西德的政策產生誤解。

德國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在柏林接受無條件投降之後，於同年五月廿三日即淪為美、英、蘇、法四國聯軍的軍事佔領區，聯軍並以德國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卅一日所擁有的疆界為基礎，共同分劃為各別對德的佔領區域。同時德國首都柏林也由四國軍事監督下的「共同有關官署（Interalliierten Behörde）統治。一九四七年在倫敦召開的美、英、蘇、法四國外長會議時，西方三國外長的意見與蘇俄不能達成協議而形了後來東德和西德區域的個別發展。一九四八年六月廿日，西方三國軍事佔領區共同致力的幣制改革成功，終於造成了東德和西德在經濟事務上的分離。

一九四八年八月西德人士受西方三佔領軍政府之命，組成西德議會的參議會（Parlamentarische Rat）草擬西德憲法。這一「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的憲法被稱為「基本法」（Grundgesetz），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三日公佈。蘇俄軍佔領區也於一九四八年十月七日推行自己的憲法，而稱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簡稱DDR），於是東德與西德就此各別正式成立^①。

(二) 西德立國的基本願望——從外國佔領軍的統治下謀取獨立自主和統一德國

西德雖然已經正式成立，但它並不是一個擁有完全主權的獨立國家，因為西方三佔領國當時還保留了很多權利，如：解除西德武裝，裁減軍備，工業管制，外交事務，對外貿易等等^②。

在西德的「基本法」的序文及第一四六條正文中都明確地提到，西德的「基本法」僅是以全德國人民將來通過自由選擇的憲法的設想而終止的過渡時期法，因為它僅是為一部分的德國——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過渡時期」而有效力，對整個德國而言

註① 參閱 Hans Heinz Bader, Staat Wirtschaft Gesellschaft—Grundlagen der Staats- und Rechtslehre, Gesellschafts- und Wirtschaftslehre, Hamburg, Heidelberg 1976, pp. 16—17.

註② 參閱周煦「西德東進政策的演變與西德模式」載於「政治學報」，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第九期，p. 35

，它並不是憲法^③。

由此可知，西德立國的主旨祇是在於如何度過戰敗國的命運，而到達統一德國和擺脫外人的佔領統治與監督爲目的。它的每一屆政府都未放棄這一目的，而祇是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有時甚至於不惜走迂迴的道路來達到這一目的。

在阿登諾（Konrad Adenauer）領導「基督教民主同盟」（CDU）執政時期，他是爲德國的復興與統一到處奔波；一九六六年以「基督教民主同盟」和「社會黨」（SPD）組成的聯合政府也是爲着這一目標奮鬥。例如當時社會黨領袖布蘭德（Willy Brandt）在一九六六年任外交部長時就曾強調：「德國政策的使命在再結合我們的人民^④。」一九六九年社會黨執政，雖然推行所謂「東進政策」（Ostpolitik），向蘇俄靠攏，據他們自己的解釋，也是在走和平而迂迴的道路，以到達德國統一的目的。他們雖在德蘇條約中承認歐洲各國疆界的現狀不得以武力改變，但他們却没有放棄不使用武力改變邊界的事項。西德的憲法法院（Bundesverfassungsgericht）甚至於片面地否定「德蘇條約」的有效性^⑤。所以東西德的統一，祇要有機會來臨，隨時都有發生的可能。西德的對外政策就是在尋找與創造這種機會。

（三）西德發展的主要過程

因爲西德的立國，有它的基本願望——謀求獨立自主與統一德國，所以它的一切政策也都是圍繞着這一中心出發，它的整個發展過程也是以實現這一願望爲目的。

西德的發展過程大致可從三方面來分析：

第一：經濟方面：大戰結束之後，美國沒有推行財政部長摩根索（Morgenthau）所提議的限制德國經濟的政策^⑥，反而訂出了所謂「馬歇爾計畫」（Marshall-Plan）幫助西德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戰後經濟復興。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本就是一個工業高度發達的國家，大戰的砲火雖然摧毀了他們有形的工廠設施等資產，却不可能摧毀在他們國民頭腦中的生產知識和技術，所以祇要美援的資本一到，他們就可在短短的期間內重建現代工業的規模。事實上，即使沒有美援資本，德國的經濟也是會重建的，祇是時間上約略要向後推延而已，而不可能產生如美援來時的「百業並舉」。但由於西德是處於戰敗國的地位，處處都受到外國人的監視，更怕佔領國的直接干涉。在這種境況之下，他們的經濟發展政策也只有同時依靠他們的外交政策才能有效地推行。

註③ 參閱 Hans Heinz Bader, Staat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p. 17.

註④ 參閱 Deutsche Politik 1966—Tätigkeits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Hrg. Von Presse 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Bonn 1967, p. 1.

註⑤ 參閱 Friedrich Karl Fromme, "In den Ostverträgen keine Gebietsabtretung" 載於 F.A.Z. 24. Okt. 1975.

註⑥ 一九四四年 US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Morgenthau 曾經擬訂有一套分解德國經濟的計劃，他欲把德國的工業加以限制而使它轉變爲以農業爲主的國家。

除了一九四八年的幣制改革之外，第一個推動西德經濟蓬勃發展的政策，就是贊同成立法國外長修曼（Robert Schuman）所倡議的「歐洲六國煤鐵聯盟」（Montanunion）。該聯盟組織成立於一九五一年四月，可說是為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計畫取得歐洲大陸領導地位的措施之一。所以該聯盟的宗旨不僅僅是限於經濟，而且希望從此導向歐洲政治的統一為目的^⑦。西德當時在此聯盟之下，雖然處處是以法國「馬首是瞻」，但却藉此解除法國人——特別是當時法國總統戴高樂的仇視心理，並可逐漸地重新建立自己戰後的經濟基礎——主要是推動它的煤、鐵及機械等重工業的重建。

「六國煤鐵聯盟」到一九五七年更發展而成為「歐洲共同市場」並由此成立「關稅聯盟」（Zollunion），促使六國境內的貨物、勞務、人員和資本等的自由交流，使六國之間的經濟和政治關係更加密切，成為日後（六十年代）西德經濟起飛的基礎。義大利等國的普通（非技術）工人自由地踴向西德找工作的條件，因而也加速了西德經濟快速的成長與擴張。

第二、政治方面：德國從俾斯麥（Otto Fürst Von Bismarck-Schönhausen）推行學術研究自由以來，不僅促進了德國在科學與文化上的發展，同時也使國民知識水準普遍地提高了。所以西德自從建立以來，國民多能體諒時艱，為國家前途着想，而很少發生內政上的糾紛。西德政府也就可專心從事於它的對外政策。

西德對外政策大致也可分為三個時期，即（1）自西德成立時阿登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同盟」（CDU）執政期（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三）；（2）阿登諾辭職後的轉變時期（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九）；及（3）社會黨（SPD）執政期（一九六九至現在）。

（1）阿登諾領導基督教民主同盟執政期：阿登諾本人從一九一七年起就從事實際政治活動，他深深地了解西德的前途復興與發展完全有賴於外國——特別是法國最低限度的諒解^⑧。因為法國不僅是德國的世仇，而且兩次世界大戰中都吃了德國人的敗仗，總免不了懷恨在心。現在法國雖然是一個戰勝國，却是國力不足，而又想充當歐洲大陸的領導地位。阿登諾看中了這一點，立即追隨法國總統戴高樂的歐洲政策，希望由經濟合作而走向歐洲的政治結合。歐洲六國煤鐵聯盟與「歐洲共同市場」就是在這樣的一種關係之下產生的。同時也構成了西德與法國的政治蜜月期間，兩國首長經常相互訪問。

阿登諾追隨法國的政策對西德的復興最少有下列各種利益：（甲）西德減除了唯一足以阻礙西德重建與發展的障礙：法國雖然國力不足，却是一個戰勝國，並有許多佔領軍在西德領土之上。假若法國欲對西德的復興橫加阻撓，西德當時既無權，又無力可與

註⑦ ①參閱 Hans Heinz Bader, 回憶錄 pp. 238-9.

②參閱 Joachim VOSS, ABC der Europa-Verträge und Vereinbarungen, München 1964, pp. 75-81.

註⑧ ①參閱 Konrad Adenauer, Erinnerungen 1945-1953, 2 Auflage, Stuttgart 1973, p.246 和 p. 293.

②參閱周煦「西德東進政策的演變與……」（見前）p. 35.

它爭抗^⑨。

(乙)法國總統戴高樂以爲西德支持自己的願望，他不僅要在表面上化解德法的世仇，還需要處處——特別是在外交上支持西德的存在與權利，表示兩國的友好。例如，西德所提對外僅有一個西德政府是代表德國的權利之所謂「哈爾斯坦主義」(Hallstein-Doktrin)，在西德自行毀棄這一原則之前，始終得到法國的尊重^⑩。

(丙)由於西德與法國交好，其他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德國之害的歐洲國家，雖欲反對西德復興，也是無能爲力，何況歐洲煤鐵同盟與共同市場幾乎已把各受害國(丹麥與挪威除外)都已包括在一起，共同爲經濟建設而努力。

(2)阿登諾辭職後的轉變時期：阿登諾下台之後，由他的經濟部長艾哈德(Ludwig Erhard)接任總理，他雖號爲西德戰後「經濟復興之父」，但是對於實際政治的運用，却是很不得各方的支持。首先是阿登諾本人不想去職，而是由於黨內的壓力勉強放棄總理職務，所以他對接任的艾哈德沒有好感；其次是他放棄了阿登諾與法國合作和支持法國爲歐洲無形的領導地位的方式，而走向親美，致使西德與法國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事實上，西德這時候的經濟勢力已駕凌法國之上，所以不再願處處受法國支配，這也是一種自然發展的現象；再其次是他與多年合作的「自由民主黨」(FDP)之間發生了意見的摩擦，因而導致一九六六年：與「自由民主黨」的拆夥，而走向與「社會黨」合作，同時他自己也下了台。可是西德的對外政策却從此漸漸走向完全自主之路。所以在「基督教民主聯盟」與「社會黨成立聯合內閣」時，立即大舉改變它的對外策略，而宣佈要與東歐國家改善關係等等^⑪。同時更利用美國在越戰上遭遇到困難，歐洲各地掀起的反美浪潮，而放手讓學生們作反美運動，以提高德國人的民族自尊與自覺。

(3)從一九六九年起的社會黨執政時期：社會黨上台之後，利用當時國防上的大好機會——美、法關係惡化；法國軍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國在越戰場上陷入困境；英國自顧不暇的經濟萎縮；蘇俄與中共間邊境軍事衝突……等等。宣佈推行它的「東進政策」。進行它的自主外交。雖然各方面對西德的「東進政策」觀點不一致，但西德的外交權力不再受到其他西方國家的牽制，却是以這一政策的推行爲起點。例如：近兩年來，西德爲了出售原子提煉及發電設備給巴西，竟可不顧美國的警告與阻撓，就充分

註⑨ 按照一九五四年十月的「巴黎條約」(Pariser Vertrag)中的所謂「德國條款」(Deutschlandvertrag)，西方三國雖然對西德放棄佔領權利，但仍保有若干有關軍事、外交、經濟等方面的干涉權利。(參閱 Joachim VOSS, ABC der Europaverträge, 見前) pp. 199-201.

註⑩ 所謂「哈爾斯坦主義」(Hallstein-Doktrin)，乃是阿登諾執政時代的外交政策，以爭取西德對外全權代表德國的方式，認爲：凡是承認東德或與東德有邦交的國家，西德將不同它建交或則將與它中斷外交關係。

註⑪ 當時外長布蘭德(Brandt)曾謂：「我們企望與所有的鄰國友好相處，也望能與東歐集團的鄰國發展成爲正常、密切而公開的關係。『Um in Frieden und Freundschaft mit allen Nachbarn zu leben, ist es unser Wunsch, auch zu den Nachbarn in Osten normale, enge und offene Beziehungen zu entwickeln.』參閱 Deutsche Politik 1966 (見前) p. 1.

地表現了西德在外交與經濟等方面不再受盟國的節制。

第三、軍事方面：西德剛成立時，軍備設施等仍是受到佔領國的限制與干涉，這種限制及到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三日的「巴黎條約」中的「德國條款」成立時，才被解除^⑫。一九五五年它被允許參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同時在它與盟國的協定中規定放棄在西德領域內製造核子及其他有關大量殺傷力的各種武器，以獲得盟國的支持與對它重整軍備的信任。很重要的是，西德並沒有放棄擁有和使用核子等武器的權利^⑬。這時西德的軍隊雖然僅有普通武器裝備，但它卻從此獲得了正式建軍的機會和權利。西德從未放棄以核子裝備給予它的軍隊的權利，他們的軍事將領等還在不斷地高嚷要加快核子武裝。例如：一九五七年的總理阿登諾就曾在該年四月五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含混地答稱：「原子武器有戰術與戰略之分，戰術性的原子武器與大砲並沒有多大不同，當然我們不放棄它^⑭。又如一九六〇年的西德軍事總監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Bundeswehr) 何星格 (Heusinger) 將軍對三軍首長談話中就強調西德軍隊最少應當擁有和對手同樣裝備的權利。這也就是說，西德軍隊不僅應使用普通武器裝備，也應擁有核子武器^⑮。實際上，由於西德工業發達，生產技術先進，同時又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加強研究，它早已擁有生產核子等武器的能力。何況核能用於和平研究，太空技術研究等等，更是有利於各種新式武器的生產。

一九六六年法國退出NATO之後，西歐軍事防禦突感空虛，因此有許多學者都主張加強西德軍備的擴張^⑯。這時更值美國本身在越南戰場陷於不利，所以更希望西德的軍隊來接替他們在西德本土的一部分防務。由此漸漸地造成西德為北約在歐洲大陸上軍力最強和人員最多的國家^⑰。

西德在武器的生產與發展上也逐漸地與英美法等國家並駕齊驅。例如西德與法國合作生產的火箭系統 (Franco—Roland Missile system)；西德與英、義共同發展的多用途戰鬥機 (Tornado) 和西德自己生產的豹式坦克 (Leopard) 等……都是它在軍事裝備上擴張的表現。最近美國卡特總統提出的北約國家武器標準化運動^⑱，不但將使西德的軍隊裝備與英、美等國一致，且因它

註⑫ ① 參閱 Joachim VOSS, ABC der Europa-Verträge (見前) pp. 199-200.

註⑬ ② 參閱周煦「西德東進政策的演變……」(見前) p. 36.

註⑭ 參閱 Carl H. Amme Jr., NATO Without France—A Strategic Appraisal,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 1967. p. 26.

註⑮ 參閱 Konrad Adenauer, Erinnerungen 1955-59, Stuttgart 1967, p. 296.

註⑯ 參閱 Carl H. Amme Jr., NATO Without France p. 27.

註⑰ 參閱 Carl H. Amme Jr., NATO Without France, 中最後兩章。

註⑱ 參閱譚潮澄，北約組織對蘇俄軍事實力增長之反應載於「問題與研究」第十五卷第六期。pp. 17-8.

註⑲ ① 參閱美國總統 Jimmy Carter: Erklärung des Präsident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auf der Tagung Nordatlantikrats in London am 10. Mai 1977, 載於 Europa Archiv, 25 Juni 1977, p. D 335.

② 事實上，歐洲的若干 NATO 國家早已組成一個所謂「歐洲程序小組」(European Program Group) 它的目的就是在加強軍事合作力量，改善各國軍事裝備及各國軍事裝備標準化等。參閱 L. Edgar Prima, A New Look & NATO, 載於 Military Review—Professional Journal of The US Army July 1977. p. 26.

的工業生產技術與能力，更將轉變為北約及世界的軍火工廠了¹⁹。

(四) 西德現今的經濟力量

西德是當今在自由資本主義國家中僅次於美國的工業國，它每年對外貿易的出超，賺進了鉅額的外匯，特別是最近幾年，全世界經濟都遭受不景氣襲擊的時候，它仍然是經濟最穩定的國家之一。

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四年之間西德就淨賺進外匯約兩百億馬克²⁰。它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雖是以美國（約佔十分之一）和西歐各工業國（共佔約一半）為主，但對共產主義國家的貿易也在激增。一九六六年它輸出給共黨國家共為三、三〇九百萬馬克，一九七二年已增長了一倍而為七、六六〇百萬馬克，到一九七四年已達一五、八七八百萬馬克，約為一九六六年的五倍²¹。這大概是近年來西德推行「東進政策」的成果。西德出口多以機器為大宗，一九七〇年西德共輸出二三〇、五七八百萬馬克，其中所謂生產財（Investitionsgüter）就佔一六七、一六六百萬馬克，約佔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三²²。

若以生產力來比較，它在西歐九國集團（EG—Länder）中也是最強的一個，一九七三年西歐九國總生產共為八三六・〇Mrd Eur（Mrd=億，1Eur=〇、八八八六七〇八八Gramm純金）西德則為二七六・一Mrd Eur，幾乎佔了三分之一²³。由此可見當今西德經濟力量之強。

(五) 西德現今的軍事力量

按照西德政府一九七六年公佈，西德的軍事實力大致如下：

(1) 陸軍：西德共擁有卅四萬人，分屬三個軍團，共為十二師，其中有四個坦克師，四個裝甲炮師，兩個野戰師，一個山地戰鬥師，一個空降師²⁴。北約在荷、比、盧、西德四國境內共有陸軍約七十四萬二千人，西德已擁有近乎半數；北約在西歐約有六千一百輛

註¹⁹ 實際上，西德早已是個軍火輸出的國家，在一九七四年一年中就有 466 Millionen 馬克的軍火外銷。參閱 Klaus Natorp, Mehr deutsche Waffen in die Welt? 載於 F.A.Z. 13. Nov. 1975.

註²⁰ 見 Jahresgutachten 1975 des Sachverständigen rates zur Begutachtung der gesamt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Deutscher Bundestag, 7 Wahlperiode, Unterrichtung durch die Regierung, Bonn. 24, 11, '75, Drucksache 7/4326, p. 234.

註²¹ Ibid p. 280.

註²² Ibid p. 277.

註²³ Ibid p. 214.

註²⁴ Bonner Almanach 1976, Presse- 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p. 115.

坦克，西德就擁有二、六五〇輛^⑤。由此可見西德陸軍在北約中的重量。

(2) 空軍：西德擁有四個空軍師，其中共有六個戰鬥轟炸機大隊，兩個戰鬥機大隊，兩個輕型戰鬥機大隊，兩個偵察機大隊，兩個飛彈大隊，三個Nike火箭團，三個Hawk火箭團，四個雷達通訊團等^⑥。

(3) 海軍：西德擁有三個海軍飛行大隊，共有一百十六架F-104G型戰鬥偵察轟炸機，二十架BR1150 Atlantic型潛艇搜索偵察機，一個飛彈巡防艦隊，擁有三艘配備飛彈的驅逐艦；兩個普通巡防艦隊，擁有八艘驅逐艦；一個護航艦隊，擁有六艘護航艦；四個快艇大隊，共有卅八艘快艇；兩個潛艇大隊，擁有廿四艘潛艇；六個掃雷艇大隊，共有五十七艘掃雷艇；一個艦隊服務船隊，擁有五艘潛艇追擊艇；一個登陸艇大隊，擁有廿艘多用途的登陸艇；一個海軍直昇機大隊，擁有卅架Sea King MK41型海難救生機，和廿架Do 28 Skysenont型連絡機^⑦。

西德擁有如此強大的軍事力量，是北約組織中，除美國之外，武力最爲雄厚的國家之一，再加上它的巨大的經濟力量，這就非怪老一輩的法國人，都在常常提醒他們的國人，注意西德軍事力量的發展，以免重蹈過往的不幸^⑧。

(六) 西德反共的態度與方式

從歷史上看來，德國在原則上不是一個反共產主義的國家，而是一個利用並且化解共產主義原則的國家，實際上，西德目前的處境也不容許它如我們一般的反共態度。不僅如此，德國還有很多人企圖把德國變成爲溝通東西雙方橋樑的想法^⑨，但無論如何，德國人卻有他們一套傳統有效的對付共產主義的方法——那就是化解共產主義原則於無形，並爲己用。馬克斯和恩格斯都是德國人，共產主義可說是在那裏誕生，它却無法在那裏生根與發展，這就是由於從俾斯麥時代開始，就利用共產主義者所提出的要求，以其中優良合理的一部分轉化爲社會福利政策的結果。

所謂化解共產主義的原則，它的意義不是盲目的禁止或排斥，也不是假裝沒有這事的樣子，而是深入研究，取其所長，除其所

註⑤ 參閱譚溯澄，北約組織對蘇俄軍事實力增長之反應（見前）

註⑥ Bonner Almanach 1976. p. 116.

註⑦ Ibid p. 117.

註⑧ 參閱① Ein französischer General warnt Vor der "deutschen Gefahr" 載於 F.A.Z., 13. Sept. 1975.

② Ein mächtiges Norddeuropa unter deutscher Herrschaft-Pariser Professor fordert Wirtschaftliche Abrüstung, 載於 F.A.Z., 17. Nov. 1975.

③ Herbert Kaufmann, Die aufgefischte Angst Vor den Deutschen nut imrenpolitisches Spiegelbild in Paris? 載於 F.A.Z., 6. Mai. 1976.

④ Marchais: Geringer Westdeutscher Imperialismus, 載於 F.A.Z., 17. Feb. 1976.

註⑨ 參閱 Werner Conze, "Preussen muss Sein,"-Jacob Kaiser und die deutsche Einheit, 載於 Der Spiegel Nr. 13/1970.

短，轉化爲自己政策所利用。例如，近些年來西德中小學生的書籍免費供應，大專學生免繳學雜費，清寒大學生求學期的長期免息貸款，市區中的「行人專用區」的設立……等等，都是左派分子原始所提出的要求，西德執政當局卻都能把它們轉變爲自己的施政方針來推行。但共產黨徒所主張的專政和恐怖手段，卻爲一般善良人民所憎惡，所以共產黨在西德的活動無法得到羣衆的支持。近年來，共產黨等極端黨派在西德選舉中所獲的票數大有每況愈下接近消失之勢的原因，也就在此。

由上所述，西德現行的政策，最多祇可說是反俄，並不是反共。因爲蘇俄佔領了東德，使它們不能統一。由於他們又無力與蘇俄直接對抗，所以他們在表面上又須靠攏蘇俄，希望蘇俄向他處侵襲而招致類似美國在越南所遭遇到的困難，以迫使蘇俄從東德撤軍或減輕對東德的控制力量，才可能給予他們東西德的統一機會。

(七) 西德當前的主要對外政策

西德在經濟和軍事上都已成了歐洲的強國，政治上雖然多少還受盟國對西柏林關係上的影響，實際上也已完全自主。所以它當前的主要對外政策，就是繼續追求它的基本立國願望的實現，它現在正極力從兩方面對此一目標推進。第一是支持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成功；第二是支持東西裁軍談判的成功。現分述如下：

(1) 支持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對於西德——特別是現今執政社會黨而言，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召開完全是它們「東進政策」的延長，也是由它們「東進政策」的成功所促成。假若沒有「德蘇互不使用武力條約」的簽訂，保證了歐洲各國現在所有的國界不得以武力改變，現在也就沒有「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召開的可能。因爲「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作用，在蘇俄來說，是進一步保證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既得利益，並可從心理上消除東歐各附庸國對它的反叛，至少也可使西方不能明目張膽地使用武力支持它們叛離行爲；在西德來說，則欲藉這一會議阻止蘇俄向西歐入侵，並消除蘇俄對其西面防線以及對西方武力支援東歐附庸叛變的憂慮，以便蘇俄向東方發展。因爲祇有蘇俄向東發展而無力回顧之時，才能給予東西德統一的機會。否則，蘇俄軍隊可能將會永遠駐紮在東德境內，阻撓它們的統一。

(2) 支持東西雙方的裁軍談判：對統一德國的進行而言，裁軍談判對它們是非常有利的。在東德境內的蘇俄駐軍可能因此減少，蘇俄對東德的控制可能因此放鬆，使東德會有更多的機會與西德接觸。在西德境內的美軍也可能因之減少，而代之以西德的軍事力量，於是西德在歐洲的影響力量，勢必更爲增強。

貳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現況

(一)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目的及其發展

西德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作用

北約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西方民主國家欲阻止蘇俄武力向西歐擴張的組織，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在華盛頓簽訂「北大西洋公約」而成立。當時僅有比利時、法國、美國、加拿大、盧森堡、冰島、荷蘭、挪威、義大利、葡萄牙、美國、丹麥等十二國參加。公約內容主要在維護各締約國的自由、民主與法治及和平的生活而相互支援以防禦外來的武力攻擊。後來韓戰爆發，北約的防務委員會覺得在戰略上，應當把防衛線伸展到地中海的東端，於是在一九五一年邀請希臘與土耳其兩國加入組織，^⑧以阻蘇俄由黑海直下地中海。西德於一九五五年才加入此一組織，而法國卻於一九六六年退出了北約的軍事組織，並把北約在法國的機構等全部驅逐出境。

(二) 北約本身的缺點

按北約的性質來分析，它約有下列各項不可彌補的缺點：(1) 北約是一個防衛外來軍事侵略，保障締約國和平與自由的組織，所以它不是一個有主動性攻擊能力的軍事團體。任何被動的防禦組織體系往往在戰術與戰略上都缺少機動性和立即的反擊能力，何況北約還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各國都還保有它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自主權力。

(2) 北約僅以防禦軍事襲擊為主旨，對於共產黨的政治滲透，甚至暴動，則無法阻止。現今共黨在西歐各國中的活動，以及極端分子所組成的所謂「城市游擊隊」等都是屬於各國的內部事務，北約無權干預。

(3) 北約最大的缺點，還是要算各會員國的自私自利主義的作祟，而影響到北約實際的力量。例如在一九七五年時，英國為了自己的漁業利益，不顧冰島的海權要求，造成非常嚴重的局面，致使冰島要求美國阻止英國的侵權行為，否則冰島將退出北約。因為冰島一旦退出，美軍勢必撤離其設在冰島的基地，則北約在大西洋上的防禦與連絡中心可能從此中斷。又如土耳其與希臘在塞普路斯的軍事衝突隨時也有爆發的可能；北歐的挪威與丹麥則不允許在他們的國境之內儲存核子武器和駐紮盟國軍隊；義大利卻因共黨在內政上日益得勢而形成北約本身的隱憂；美、比、荷等國更主張縮減自己的軍備等等^⑨，這些對北約組織內部的團結合作，均有不良的影響。

(三) 北約組織與華沙條約國家間當前軍事實力的比較

據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的一九七六至七七年軍力報告的估計，歐洲戰略軍備狀況大致如下：

註⑧ 參閱 Joachim VOSS, ABC der Europa-Verträge, pp. 174-7.

註⑨ 參閱 Adelbert Weinstein, Der nationale Egoismus stellt die NATO in Frage—Das atlantische Bindungssystem steht in einer tiefen Krise 載於 F.A.Z., 5. Dez, 1975.

(1) 次中程彈道飛彈：華沙條約國家約六百枚；北約約一四六枚，加上配屬於北約的十艘北極星式潛艇所載的二六〇枚，共爲四〇六枚。

(2) 中程轟炸機：華沙條約國家共有六〇〇架；北約爲六〇架。戰鬥機：華沙條約國家爲一〇〇〇架，北約爲四〇〇架。

(3) 海軍飛機：華沙條約國家有四〇〇架；北約有二〇〇架。核彈頭巡弋飛彈：華沙條約國家三〇〇枚；北約沒有。

此外，蘇俄的武裝部隊都於一九七五至七六年間積極裝備米格二五型飛機及SS-20機動飛彈^②。該研究所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出版的年度報告又指出：在過去十二個月中，東西兩方在中歐部分的均衡之勢，並無基本上的改變，華沙條約國家在武器的數目上享有領先的地位，而北約在武器的技術上卻佔優勢^③。

四 北約與華沙條約國家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北約是一個被動性的防禦組織，是爲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與自由而設，當然不致於主動地發動攻擊，去找華沙條約國家開戰。即使有一二會員國有這種引起戰爭的想法，也不可能獲得其他會員國的同意，何況他們都熱愛和平，尊重自由、法治與民主，更加上各國的自私自利政策，更不易達到一致攻擊他人的協議。假若北約與華沙條約國家發生戰爭，那一定是出於華沙條約國家的進襲，因爲他們都是專制制度的國家，又同在蘇俄的主宰力量之下，聽從後者的支配。當這種過於集中的巨大權力而無制衡時，就很容易導致突襲性的攻擊戰爭。

蘇俄是否會真的在西歐發動一場閃電式的戰爭呢？雖然擁有那種突擊的力量，但事實上，這種突擊的可能性在目前似乎愈來愈小。因爲在華沙條約國家之間，也有許多不可能彌補的缺點，而這些缺點所發生的影響，也愈來愈大，其中最主要的是(1)東歐共產國家都是當年在蘇俄的軍事與政治力量脅迫之下參加華沙條約的，並且都受到蘇俄的控制，充當蘇俄的工具。假若蘇俄發動的突襲戰爭遭遇到對抗或阻力而又不能充分控制時，則這些國家是否仍會繼續聽命於蘇俄，是很值得懷疑的，更何況民族主義人權運動的潮流已在這些東歐國家中日漸升起^④。因此蘇俄必須有絕對一戰成功的把握，才敢發動突襲。否則，它就會引起自身的毀滅。這就是遲遲不敢發動對西歐攻擊的主要原因。

(2) 近十餘年來，由於共產主義理論本身的矛盾不能克服，而造成共產主義國家內部的衝突尖銳化。例如：中共與蘇共之間由理論衝突演變成邊境的軍事衝突；阿爾巴尼亞的共黨攻擊蘇共；羅馬尼亞共黨拒絕華沙條約國家的軍隊進入國境演習；匈牙利與捷克境

註② 此處見金神保，「析論美國全球戰略新轉變」一文，載於「聯合報」，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卅日。

註③ 參閱中央日報「地圖週刊」，第一五八九期，「北約防務問題」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十四日。

註④ 參閱「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West of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 in the east」，載於「East-West Digest」April 1977, Vol. 13, No. 7.

內的反蘇運動，日趨強烈。現在又出現所謂「歐共主義」，更與蘇共在理論與實際上發生分歧。蘇俄共產黨因這些矛盾與衝突無法克服，也就不敢輕舉妄動，發動戰爭。相反地，蘇俄還在積極地尋求美國的諒解，進行各種談判，以減輕自由、民主與人權運動對共產國家的壓力，希望拖延時間，讓它有機會先行消除內在的衝突。

(3) 華沙條約各國的經濟狀況大都比較落後，各國人民生活水準低落，所以都希望能予改善，但因遭遇到共產黨徒的剝削與壓迫不能如願。其次，東歐華沙條約國家又因遭受蘇俄的政治壓制與經濟剝削，而各懷怨恨，若遇機會而又有外力援助之時，勢必造成共產主義國家從內部的總崩潰。一九七二年波蘭因物價上漲所引發的暴動，一九六八年捷克經濟改革的要求，幾乎鬧成革命風暴，都是因為沒有外援而失敗。但東歐人民對共產統治及蘇俄壓制的仇恨，愈來愈深。這也是蘇俄不敢輕易發動攻擊戰爭的因素之一。

(4) 再如美國國際戰略研究所曾經斷言：由於北約與華沙條約雙方軍事力量勢均力敵，誰都沒有把握打一場絕對獲勝的仗，更怕因此而引起毀滅性的還擊，所以蘇俄也不敢輕舉妄動，發動戰爭^③。

由上列各點看來，華沙條約國家能够發動攻擊性戰爭的可能性也就很小了。實際上，NATO與華沙條約國家間戰爭可能性完全繫諸於美國與蘇俄的軍事力量發展相對的變化。假若蘇俄的軍事力量有絕對壓倒美國軍事力量的優勢，則隨時都有發生戰爭的可能；否則，這種戰爭的可能性就很小。因為現代的武器是已經超越了空間，它的威力也足以使好戰者自己不免於難。由於美國是一個民主政體的國家，當它的軍事優勢壓倒蘇俄時，也不致於用閃電式的突擊去發動戰爭。按照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今年九月底出版的一九七七至七八年軍事均衡的估計，美國的軍事力量實際上還遠遠超過蘇俄^④。

參 美國當前重歐輕亞戰略值得商討

(一) 美蘇能否長遠和平共處或保持軍事均衡

我們研討美國的全球戰略，首先必須認清的是：美蘇是否能長遠和平共處，或則長遠維持如目前的雙方軍事力量均衡？實際上，這都是不可能的事。因為美國與蘇俄之間的衝突，不僅僅是思想上——自由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衝突，也是自由民主制度與專制獨裁制度的衝突。思想上的衝突——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對於財產權等問題尚有折衷或調和的可能，例如現今各種福利政策及其他各種社會主義方式都是些調和與折衷這兩極端的主義的方法。自由民主制度與專制獨裁制度的衝突，則是一個不可能調和或妥協的衝突。在人類社會中有了自由民主制度出現，專制獨裁就將在人類社會中漸漸消失，這是人類社會由野蠻無知與自私的階段進化

註③ 參閱中央日報「地圖周刊」，第一五八九期，「北約防務問題」。

註④ 參閱「美俄軍事力量之比較」，載於「新生報」，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十五日「時事譯粹」欄。

到文明有知與大公無私的更高階段的過程。而這種民主自由的本身，它不僅是一種制度，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就是人類有知以來不斷地追求、創造與改進自己生活方式的結果^②，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思想潮流。它現階段的主要內容是：自由、平等、民主與法治。在任何專制制度之下，都是不容許人民擁有自由、平等、民主與法治的。它們甚至於不准許自己統治下的人民擁有或接近這種自由、平等、民主與法治的思想。在已往的歷史過程中，交通和電訊技術不甚發達，消息可被統治者控制的時候，各種方式的專制獨裁制度都是利用愚民與恐怖政策，把自己所控制的區域及人民與外界完全隔離起來，以保障統治者自私自利的權益。可是這種隔離與愚民政策，都將被現代電訊及交通技術的發展與普及所破壞，而不致再有效驗了。相反地，這種隔離與愚民政策更易促成人民的不信任而使專制獨裁者早日滅亡。這也即是說，專制獨裁制度在現今的社會與科技環境下，若欲繼續苟延下去，它就必須設法消滅自由、平等、民主與法治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以及這種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泉源。否則，它在就將被人民對自由、平等、民主與法治的要求行動中所埋葬。所以專制獨裁制度與民主自由制度不僅不能長遠和平共處於一起，就是在不同的區域中同時並存的可能性也愈來愈小了。

但是在專制獨裁制度從人類社會上消失之前，它們是不會心甘情願地被滅亡的，它們一定會作垂死的掙扎。因之，蘇俄等共黨專制制度的國家，寧可犧牲人民的生活需要品，而拚命努力地發展新武器的目的就是在此。假若它們一旦到了擁有絕對優勢力量之時，就很可能發動大規模的突襲，一舉消滅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否則，它們自己就將會被人民的行動所迫，而放棄專制獨裁制度與自己既得的特權。近年來，蘇俄境內與東歐等共黨專制國內的動盪，人民要求尊重人權與反抗專制等運動不斷地發生與發展，就將逼迫蘇俄在突襲民主國家或和平轉變為民主國家的兩種方式作一選擇。所以美國積極發展國防新技術，實是維護人類自由、平等、民主與法治生活方式所必需。但是這種武器競賽的方式，僅僅能維持目前的現狀而已。至於長遠保持均衡狀態，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為現代科學武器的殺傷力與破壞力愈來愈大，速度愈來愈快，數量愈來愈多。當蘇俄的武器發展與儲藏量到了一旦突襲，足以全部摧毀美國主力的可能時，戰爭也可能隨即爆發。到那時美國即使是僅想苟安自保恐怕也不可能了。

(二) 何處才是反共的薄弱環節

美國不斷地發展新武器，雖可維持目前一時的軍事力量均衡狀態，把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的決戰向後推移，但卻不能阻止共產專制制度的另一發展方式——從防共薄弱的環節滲透與進襲，而逐漸地把美國變成汪洋中的孤島，然後一舉而消滅之。使美國更無法影響與支持在共黨專制制度下的人民對自由、民主與法治的要求，以便從共黨內部推翻專制統治。

註② 參閱 CHAO TEN-YUAN, Neue Arbeitstheorie, Hamburg, 1974, pp. 157-8.

美國若欲真正地圍堵蘇俄的軍事擴張，防止共產專制制度作最後掙扎性的襲擊，和進一步地解救那些在共產專制下被奴役與被壓迫的人類，那麼美國現在就應首先認清，究竟何處才是防共的薄弱環節，何處才真正需要美國力量的支援，然後對這種地方加強防衛與支援。

根據前文的分析，西歐不是一個防衛環節薄弱的地方，蘇俄不敢在那裏發動突擊戰爭。假若西歐被蘇俄突襲，那必將引起一場毀滅性的核子大戰，全世界都可能被它所波及。因為除了美國在歐洲擁有核子武器之外，英國與法國也擁有自己的核子配備，西德、義大利等國也隨時可以生產核子武器。蘇俄除非是欲冒自己被毀滅的危險，否則，它決不會在西歐向北約會員國突襲。然而美國卻在西歐駐紮二十萬大軍^{註③}；更由於歐洲生活水準日益提高，而美國駐軍生活水準，卻因美元的貶值而日趨下游，造成美軍在歐洲士氣低落，往往成為駐紮地附近的犯罪淵藪^{註④}。這實是一件非常不明智的決策。反觀世界各地，特別是現今的亞洲地區，幾乎是防止共產武力襲擊的薄弱環節。因為在這些地方，經濟還是比較落後，同時也是政治制度與人民生活方式落後的地方，現代民主的知識水準較差，有的甚至於對民主生活方式缺乏了解。所以共產主義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一旦在這些地區佔領了地盤，就很少會遭遇到它在歐洲因人民要求尊重人權與個人自由的反抗方式，它們也就容易在這種地方繼續發展下去。

這些地方也是軍事防禦力量最弱之處，很容易被共黨以武力滲透或進襲。假若美國能以駐紮在歐洲的大軍，在不影響西歐防衛的原則之下，抽調到亞洲及非洲，一方面協助他們防禦共黨武力的侵襲，一方面協助他們發展經濟，提倡教育，使他們能漸漸地適應現代民主的生活方式，這才是真正有意義，有實效的防禦共黨專制制度擴張的辦法。這樣一來，美國不僅可以免除美軍在歐洲的那種日暮途窮式的士氣低落，並可爭取亞非盟友的信任與尊重，對自己的國外貿易與經濟發展也是非常有益的。真可謂是「一舉數得」。

也許有人以為美軍剛剛在亞洲地區費了很大的努力，結果還是在越南鎩羽而同。可是他們也曾檢討過，美國僅是在越南參與戰爭，卻沒有幫助越南政府推行民主政治，發展經濟，改良人民生活，使久處於殖民地的越南人民過度到現代民主的生活方式。關於這些，美國人在越南卻做得太少，結果反使越戰日日高昇，使越南人民飽受戰火的痛苦，而造成對美國的怨恨，當然他們祇有失敗而同。

美國由於在越南被迫撤退，它不去認真地檢討自己失敗的原因，反而實行放棄亞洲，製造偏重歐洲的防禦政策，這實是一件很不明智的措施。因為目前在亞洲的，都是美國忠實的盟友，一旦亞洲各國逐漸地淪為共產專制制度的所謂鄉村地位，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的人民也就不再會歡迎美國的支援了。到那時候，美國及西歐的工業國家就將真正在淪為被鄉村所包圍的城市的命運了。

註③ 參閱譚淵澄，北約組織對蘇俄……（見前）

註④ 駐紮西德的美軍，往往有搶劫 rape，強姦婦女及搶劫謀殺等的行為，而為地方人民所厭惡。

肆 總結

根據前述的分析，我們可以歸結成下列幾個看法：

第一、現今的西德確實已發展成了一個在經濟與軍事方面的強國，但它的強大力量在北約中並不會發生很大的反共作用。更由於它的基本目的在於求本身的獨立自主與統一德國，所以它的政策有時就會被人懷疑與北約的原則不一致，特別是在一九六九年以來的所謂「東進政策」，雖使西德擴大了對蘇俄貿易，獲得不少的利益，但也供給了蘇俄很多被禁運的戰略物資。其次，西德的地理位置與力量雖可作為阻礙與緩和蘇俄軍隊進攻西歐的作用，使盟國得有及時反擊的動員時間，但也由於它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不斷的擴張，招致了同盟鄰國的恐懼而引起北約內部的矛盾。

第二、北約雖是一個被動性的防禦組織，但它確實保障了西歐四分之一世紀的安定與和平，阻止了蘇俄向西歐的軍事冒險。所以對歐洲及世界的和平而言，它目前還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組織。

第三、由於自由民主制度與共產專制獨裁制度已到了不可能長期共存或並存的地步，那些被人類所厭棄的專制統治者勢必作最後的掙扎。由於共產國際與國內的各種矛盾衝突不斷地加強與擴大，以及蘇俄還未擁有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他們目前尚不敢發動毀滅性的戰爭，所以積極發展現代新武器，爭取絕對軍事優勢，以備將來作孤注一擲，就是蘇俄目前的主要策略之一。在此同時，蘇俄還在繼續使用滲透與支持國際共黨組織的伎倆，向自由世界中反共環節薄弱的地區進襲。美國若欲自救救人，就得繼續發展新武器，以保持軍事力量的優勢，並須立即設法加強支援反共環節薄弱的地方。

湘靈新著「捫蝨集」出版

本中心副研究員方雪純氏精選近作百篇成集付梓，三軍大學校長蔣緯國上將、中華民國駐薩爾瓦多大使吳俊才博士全力推介。湘靈所作雜文精鍊鋒銳，如魚腸短劍，鞭辟入裏，針針見血。本集題名捫蝨，正如王猛捫蝨而談天下之事，得雄渾宏肆之緻。湘靈先後著作，承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全部編目典藏，其文受當世之重視可見一斑。

每冊實售新台幣五十元

洽售處：台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十四號方雪純